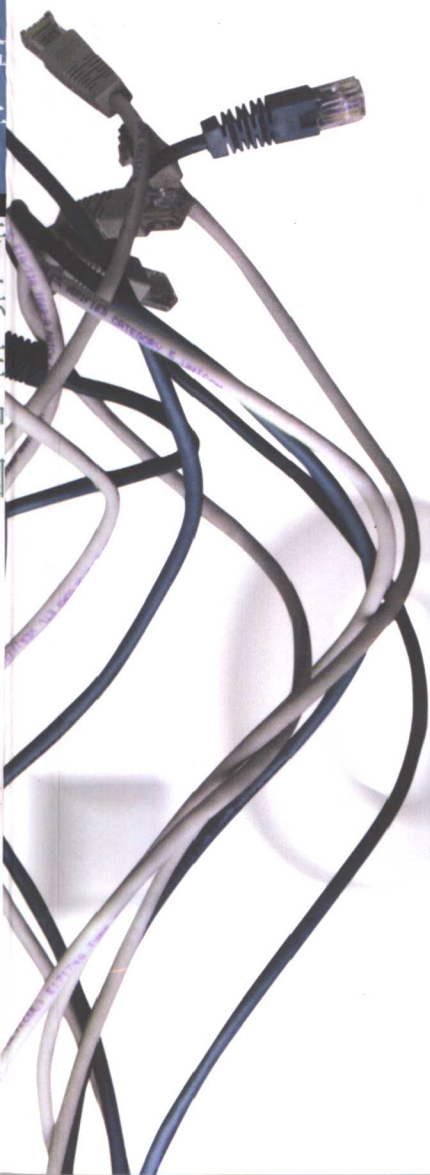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系列丛书

音乐盒子 音乐在中国

王朔
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王朔

主编、策划

音乐盒子

音乐在中国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
站
系
列
丛
书

“文化在中国”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乐盒子:音乐在中国/王朔主编、策划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
2001.8

(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系列丛书)

ISBN 7-5321-2241-7

I.音… II.王… III.音乐-文艺工作者-访问记-中国 IV.K825.7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295 号

责任编辑:郑理

封面设计:周志武

音乐盒子

——音乐在中国

王朔 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2 字数 81,000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册

ISBN 7-5321-2241-7/I·1796 定价:12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419233

序

王 朔

网站内容出书了，网站也缩水了，下一步就是关门，看来什么东西还是印在纸上才牢靠。去年搞这个网站大话是说了一些，也没想它万古长青，这么快垮台也没想到。昨天在酒吧遇到书中访谈过的几个人，说到网站的下场，大家都幸灾乐祸，这是我做垮的第四个公司，他们言外之意我是个丧门星。我承认。我就是块花钱的料，要么空手道，拿钱赚钱我没份儿。以后有钱人再别打我主意了。

本书收的人物都是我们网站各频道主持人认为值得一聊的。音乐的流行居多，大约是最有名的。电影的起码是在圈子里被接受站住脚的。美术最强，最艺术，大都混到了国外，在西方有一号。我全不认识，作品也很少接触，后来才发现这里一些人平时也在我常去的那几个酒吧出没，再见也算打过招呼，有个聊了。

文学这一块我认识一半，那帮男的，一起去过酒局。女的没见过面也多数知道芳名。无论男女作品基本读过。

老认为全民经商了，其实搞艺术的人还挺多。至少在北京，一半酒吧被白领占了，一半酒吧聚的是这些搞艺术的，一眼看上去会当他们是小混混。看上去很不正经的人里有最正经的人。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追求的人其实想干的是娱乐界的活儿。这倒也没什么，给娱乐界打打工也不

会一脚踏下去就万劫不复。我们介绍的这帮年轻作家都写过电视剧本,一点没影响他们愤世嫉俗。大家都明戏,事情没严重到非把自己逼死的份儿上,心里清楚就行了。

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娱乐界养活了艺术界?——当然也必须说艺术界滋润了娱乐界。男的搞艺术女的搞娱乐,这样的一对儿最登对。之外还混迹着一些搞——搞艺术的,这就不论了。

为什么搞一个网站专门介绍他们。也是我不靠谱,拿个人偏好当群众需要了。我是觉得做生意的人比较没趣,我知道一些大款很爱崇拜比尔·盖茨、李嘉诚和他儿子什么的。跟这些人学也无非是学怎么挣钱,这几个家伙也未必说真话。说了,你也未必学得了。搞艺术比搞钱要古老得多,人没吃饱就画岩画了,可见更本能一点。本能大家都有的吧,也不必非要扬名世界了话才值得听。

搞艺术说到底就是搞自己。所以我们请了这些人,认为他们无比重要。他们是在这个大家都争着搞别人的世界里坚持搞自己最执著的一族。要不是我决定戒一阵儿说大话的毛病,我要说:在他们身上保持着我们的人味儿。

最后说几句官话。这里介绍的是最新最年轻的艺术家。你越没听说过越证明我没骗你。他们中大多数注定成不了气候,最后还得老老实实过日子去。这就是我们的现状,同时也是我们的未来。如果你看完失望,那你就替咱们大伙可悲吧。

序

/王 朔[1]

新一代青少年代言人

/花儿乐队 王 朔等[2]

秋天的 RAP 童话

/筠 子 李小龙等[17]

新世纪情歌王子

/羽 泉 邹凯鹏等[23]

纯真新大地

/新大地乐队 邹凯鹏等[34]

纯粹的自然歌吟者

/岂 珩 高 鹤等[54]

音乐是我宣泄的窗口

/丁 薇 辛 欣等[67]

锻造了十年的“青铜器”

/青铜器乐队 王 磊等[83]

漂亮的新裤子

/新裤子乐队 闫 月等[96]

从毛宁事件说起

/叶大鹰 姜 弘等[116]



花儿乐队正式成立于 1998 年 2 月，三位成员为大张伟、王文博、郭阳，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支天才少年乐队”，成名曲《放学啦》、《花儿》。花儿乐队已成为新一代青少年代言人。

新一代青少年代言人

邹凯鹏(主持人):今天的嘉宾是“花儿”乐队和王朔。
请花儿的经纪人谈一下“花儿”刚成立时情况。

红枫(花儿乐队经纪人):“花儿”开始时我觉得不赔钱就行,“花儿”打动我的是他们的才华。

王 朔:听说花儿出来后,摧了一批小孩。

红 枫:大张伟十四岁就认识我了。

王 朔: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唱歌的?

花 儿:十三岁、十四岁开始演出。

邹凯鹏:你们为什么投到红枫的门下?

花 儿:一开始就是玩。

王 朔:那时候想没想过签约,出唱片?

邹凯鹏:那你们开始作专辑后,想法上有什么变化?

红 枫:没说那么快就出唱片,本来想出一个单曲,后来把一个单曲放在中国火的合辑里。

王 朔:这歌写了多少年呀?

花 儿:就写了一年,歌都挺好写的。多听就能多写,我们一块编曲子。

王 朔:这歌还挺好写的,都谁写啊?

红 枫:第二张状态好一点。

王 朔:我看那歌写得挺好的,像大人写的。

花 儿:我觉得中国话要往“小”里写,就显得特屎,所以就尽量往“大”里写。



邹凯鹏:你们看过王朔小说吗?

红 枫:他们俩买了全集,全看了。

王 朔:你们同学里面玩音乐的人多吗?

邹凯鹏:你们朋友里,像你这么大的多吗

王 朔:他们演出注意过观众有年龄的划分吗?

红 枫:大家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,凭什么他们红?歌迷的年龄层次往下下降了两三岁,12岁左右,有很多小女孩并不真正听懂了他们的音乐,只是欣赏他们的形象和歌词。音乐以外的包装她们可能全接受,她们不是完全的摇滚乐歌迷。歌写得难听,旋律不够顺,就完了。

王 朔:就是说他们是三个长得不错的小男孩,要是三个大人,观众也许不愿看了,是不是?我听他们的歌好像不像零点乐队那样通俗。

红 枫:零点的音乐更中国化,比较“土”

王 朔:他们会不会往零点的那种商业方向发展吗?

红 枫:歌厅里出来的花儿是西方的概念,不可能很快达到零点那么商业火爆。

邹凯鹏:你们爱听零点吗?

花 儿:我们以前听过零点,觉得也还行,看过他们的现场,挺不错的。后来听一些外国乐队,就把那些国内的全忘了。

邹凯鹏:哪支乐队让你们把零点忘了?你们仨怎么想起建乐队?你做的专辑父母听不听?

王 朔:家长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你们不干正事?

花 儿:一开始我们三人假装放学后一块学习,大人觉

得我们在干正事，当然现在也是干正事。

王 朔：现在开始支持你们了吧？

花 儿：当初和我们一块的好多朋友，最后都没坚持到底，有的人是家里人不同意，有的是一心就想追小女孩，就我们仨比较执着。

王 朔：你们就是一唱出名，学样发动起来的吧。

邹凯鹏：现在撤了的小孩觉没觉得后悔？

花 儿：有一回我们学校艺术节演出，我们班的领唱突然病了，临时把我顶上去了，结果还一唱成名。

王 朔：你们现在演出固定吗？要是你们每周定期演出，家长会有什么态度？

红 枫：演出挺难弄的，要上课，假期还可以。前边没那么多，我还有点选择，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仨是干什么的，就来邀请。

邹凯鹏：他们家里人没觉得你把他们带坏了？

红 枫：我要有选择，课程紧时，我和他们家里人商量。签约后他们比以前好管了，觉得是个正事。

王 朔：就是你们还是把它当成是正经事干了吧？你们高中上完，还继续念吗？

花 儿：念，那当然了，反正放了学也没事干，高中毕业了，我打算继续往下念。大张伟想学动画设计，就是画动画片什么的。

王 朔：为什么不送他们去学音乐呢？

红 枫：打算送他们学动画设计，中国学音乐没有人教，文化类型不一样，有的老师教的他们不喜欢。



王 朔:是不是国外的乐队都不是正经学出来的?

红 枫:美国有一些这样的学校,培养优秀的吉他手,门类很多。

红 枫:可能北京八十多个学校只有两个老师。

王 朔:现在北京的乐队大约有多少?乐手大约有多少?你说,一个乐队最后成与不成,最终看什么呀?

红 枫:销量上看,看有多少人接受,不关心销量的人很蠢,销量可看你传达的内容有多少人接受;可以创造一个观念出现。他们有权力说自己的想法。你听他们说的想法后,才能管住他们。有人说他们写词比较嫩,可他们就这么大,他们能创造新的概念。

王 朔:一般人认为小孩不该有思想?

花 儿:还行。能想点事,就是想不明白。现在我们这么大的人能玩的东西太少,比如郭阳以前玩滑板老挨说,现在玩电脑家里人又不让上网。

王 朔:好多参考书上限制这些,一般十几岁的小孩进酒吧,是不是该限制?

红 枫:中国没有这个概念,美国的 Hanson 只能在酒吧门口演出,但酒吧也不是完全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恐怖,有个别的比较恐怖。

红 枫:有人对摇滚乐不了解就说不好,我认为你不了解的东西不能说它是错的。

王 朔:一般像你们不应该有那种概念,象这个我不喜欢,那个应该废了。

红 枫:有的时候会有,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南北

之间的摇滚乐对立,花儿算北派,在南派的眼里就是摇滚乐叛徒。

王 朔:现在南方摇滚是不是很火?

邹凯鹏:谁从台上把乐器往下摔,摔得越狠,谁最牛逼。

花 儿:看他们什么时候砸别人的乐器。

红 枫:有人在台上把吉他砸了,我认为连乐器都不爱惜,那还行?

王 朔:可能摔一便宜的,是不是?

红 枫:咱们学外国学得太肤浅,本质的没学。中国只有朋克的形态。生活水准不一样、思想状态不一样,不能说套一个钉子你就是朋克。

王 朔:有人问,花儿是朋克吗?

邹凯鹏:音乐形式基本上算是朋克。

花 儿:我们最喜欢 Green Day,他们太牛了。

红 枫:我从来不认为 Punk - pop 是错误。

王 朔:你们写歌,是自发的写,还是受红枫的影响?
红枫你多大呀?

红 枫:我二十八岁,我用音乐和他们交流是最简单的。

邹凯鹏:算不算一代人,有没有代沟?

红 枫:我们有差别,我听东西比较杂。

王 朔:你们写的音乐和他们写的音乐有什么区别吗?

花 儿:有差别,我们还是听特噪的那种音乐,比较容易接受。而对一些比较舒缓的东西就接受不了,其实我以前特爱听周华健什么的,后来听黑豹了又听国外的还是觉

得国外的好。不管现在我也不是什么流行都不听,那些长得好看的女歌手我们都可喜欢了。

邹凯鹏:那你会觉得谁最好?

王 朔:那你现在还听周华健吗?

红 枫:比如布鲁斯纯粹的重金属等,我们听了浑身转筋。

邹凯鹏:他不喜欢那种音乐形式。

王 朔:花儿现在是不是能一年出一张专辑?他们觉得没怎么着,二十多首歌写出来了。

花 儿:最开始写歌很容易,后来写多了就很容易重复,越来越难写了。

红 枫:没准儿,我不希望他们承受那么大压力,他们的年龄是玩的年龄,创作是有周期的,不能每天都写一大堆东西,第二张专辑就休息休息,演出或排练或学别的东西。

王 朔:这里有一个网友的问题,你们觉得媒体的作用是不是拔苗助长吗?

花 儿:媒体是如实说的,因为公司收集关于我们的各种报道,我们都看过,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真的。

王 朔:现在这个炒作是你们自己做的吗?

红 枫:我觉得他们的概念离炒作差得太远了,根本不是一档次。记者的好奇心越来越少,你在新闻发布会时,记者到现场后只是自己聊自己的,只是把通稿和“信封”拿走了。

王 朔:你说,一般的媒体比如说记者,不是自己打新闻,而是等着送上来?

王 朔：你觉得媒体对花儿有什么负面的反映？那些话能拿到面上来说吗？

红 枫：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写一像样的文章来批评我们，他们说这帮孩子都是流氓等等，都是人身攻击。

王 朔：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特别恶意的记者，问一些特别无聊的问题吗？

红 枫：当时 DJ 说什么了？在电台做节目时有的 DJ 不专业，他们也拿话讽刺人家。

王 朔：说你们是小虎队吗？网友问你们乐队的形式是学“小虎队”。

花 儿：没有。

王 朔：这种歌迷的骚扰或者说是爱护有什么看法？

红 枫：上次在石家庄，正打着鼓，突然台上站了一百多个歌迷，张伟正唱着歌，突然有人拉他，还以为是保安，再一看不认识。

花 儿：我觉得小虎队还行，就是我们没人家长得好看。

王 朔：你觉得你们三个谁最受欢迎啊？尤其是女歌迷？

花 儿：觉得挺好的，有人觉得你好，那挺幸福的。

红 枫：真正抱点幻想的人，比较喜欢张伟，因为年龄比较大点长的比较好，还有可能。

花 儿：我们现在听歌，基本上就是先看歌手的形象。

王 朔：我看你们一张专辑，歌词写得挺帅的。

邹凯鹏：作为一名歌手在学校里你这种发型老师不允



许怎么办?

花儿:可能有这事,因为老师现在都不爱讲,我的头发学校不让留,我又得跟他们狂解释,解释半天。现在我们学校就专门有一个拿剪子看你的指甲长,就来剪。

王 朔:现在老师岁数都多大呀?

花儿:年轻的老师还行,可惜他们老跟老老师学。刚来第一年还挺好的,后来就越来越像老老师了。

王 朔:那说明现在的老师与以前的老师没什么变化。

邹凯鹏:你们老师有没有听过你们的歌?

红 枫:磁带不给老师不行。

花儿:都听过,因为出专辑的时候,我给了他们磁带,我妈让我给的。

邹凯鹏:听完后什么感觉?

花儿:我觉得我们的歌就是要让老师知道,我们在想什么。

王 朔:那老师没有找你们谈过吗?

邹凯鹏:我觉得这样的话,不知道现在怎么样,要前几年校长也得找来。

王 朔:那态度是不是要平等得多了吧?是不是从小吓的?

花儿:我的老师不跟我说都跟我妈说,因为跟我说我就特不耐烦。

邹凯鹏:其实还是拐弯骂你?

红 枫:老师并不觉得以他们为荣。

邹凯鹏:即使你在电影学院上学,中学不好给你开口。

王 朔：现在你们父母是不是看着你们不让你们交女朋友吧，你们现在有吗？我觉得你们的裤子穿得很有个性。

花 儿：现在就像城里的吧，有可能穿带号的那种韩国风格的，远点就衬衫不系扣或者穿T恤上印着“还珠格格”。

红 枫：或者穿皮夹克，背后写一《神雕侠侣》。

王 朔：“文化大革命”好就好在，能打老师，你们现在不行了吧，看哪个老师不顺眼，就打一顿，老师有的时候是自找的，有的时候是不应该的。其实我一直以为，老师已经换了，改革这么多年了，也应该有一些好的老师出现了。你们心中理想的老师是什么样的？

花 儿：反町隆史。

王 朔：还是长得好看吗？男孩也得挑长相吧。

红 枫：我们上中学时有一个历史老师，他特别年轻，讲课绘声绘色，但后来给调走了。

花 儿：教的不是学习，而是怎么做人。

王 朔：我上学的时候，就是希望这老师能听得懂人话，比如我今天不舒服，向他请假，他就非得问你今天干吗去，他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上课间操我不舒服，就没去，老师进来了，看我没去，就问我，你怎么没去，我说不舒服，他就不相信，我就说，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当时，我特恨他。不过，也有好多人，经过好多年后回来对老师说，当初多亏你帮助我什么的。

王 朔：作为年轻歌手，最重要的是人气吧。

红 枫：对，他们走得太顺了，还没遭受过失败。如果

有一天他们觉得做的累,我不会强求什么,我跟他们签了十年合约,并不要求他们十年出几张唱片。海外公司也一样,能不提就不提了,从人气来说还可以。

丁 丁(主持人):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唱的已经比现场好得多。

红 枫:第二张专辑有些快歌,同期录音的技术他们已经达到了。

丁 丁:你记得我跟你讲他们有一首歌叫《欲望》,然后唱到最后,全是绝望。

红 枫: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方式来理解他们。

王 朔:第二张现在做什么?

红 枫:第二张还没录音,正在作准备。

丁 丁:你们这种音乐风格,想保持多少年。有没有想过用其他音乐风格。

花 儿:我们觉得这种风格特好听,也许以后会再重点,每张专辑都加一点新东西。

丁 丁:网友问,花儿能不能成为王朔的乘龙快婿。

王 朔:我女儿太小了,提得太早了。

红 枫:这已不是包办婚姻了。

王 朔:我肯定不会管,不要说是他们在,就是杀人犯,我也不管。她的事,我不管,我要是女的,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好这口儿,这跟生长的环境有关系,我女儿我真的不知道,我不能代她回答,我女儿十二岁也不小了。

丁 丁: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流行音乐?

王 朔:我女儿现在听一些港台歌曲。